



世界 著名文学奖 小说选

白 烨 选 编

亚非大卷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世界 著名文学奖 小说选

亚非大卷·睡美人等

白 烨 选 编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四长
何大凡
蒋 丽

编 选 例 言

一、为了以点带面地反映世界当代小说创作的总体面貌和主要趋向，并给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提供系统而优良的外国小说读物，我们编选了这套《世界著名文学奖小说选》。全套书共有五卷，分别为：美洲卷、西南欧卷、中北欧卷、苏东卷、亚非大卷。

二、在作品的选择上，我们除坚持遴选直接获得著名文学奖的小说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的代表作外，还特别注意了作品本身由思想和艺术的有机统一所形成的独创性和可读性，并尽量选入那些在题材和题旨上适合于广大青年读者的作品，使他们或者从中得到人生教益、生活经验，或者从中得到文学养料、美学享受。

三、因为篇幅毕竟有限，作品的选取不得不有所割舍。因此，这套书的选编，只能以短篇小说为主，酌选一些中篇小说，一些相当优秀而篇幅较大的获奖小说未能入选。同时，一些创作极有个性的著名获奖作家，因为其作品在国内已有不少选本，比较常见，也刻意未选。如美国的海明威、福克纳、索尔·贝娄、斯坦倍克、艾·巴·辛格等。

四、本套书在每篇作品前面都写有作家作品简介，意在为读者提供有关作家和作品的概要情况。因为资料所限，作家的介绍详略不一；因为水平所限，作品的提示比较浅显。读者完全可以不受其所限，自己去由作品的细切品尝中领略作家的所

长与所短。

五、本套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郭宏安副研究员、王逢振副研究员和严永兴副研究员等专业学者的帮助；中国工人出版社高晓岩、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冯晓立等同志参与了总体工作的筹划；孙秋月同志则协助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特作以上说明并表示衷心感谢。

1990年3月10日

目 录

- 〔日本〕 川端康成 （获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
 睡美人……………（1）
- 〔日本〕 三浦哲郎 （获1960年芥川文学奖）
 忍 川……………（80）
- 〔日本〕 大庭美奈子 （获1967年芥川文学奖）
 三只蟹……………（118）
- 〔日本〕 青木千枝子 （获1975年小说现代新人奖）
 我的茉莉子……………（155）
- 〔印度〕 波泰卡特 （获印度全国文学院奖）
 新 娘……………（193）
- 〔菲律宾〕 弗·辛·乔塞 （获1980年雷蒙·马格塞奖）
 难 民……………（209）
- 〔埃及〕 陶·哈基姆 （获1958年国家文学表彰奖）
 彼此的坦率……………（234）
- 〔埃及〕 纳·马哈福兹 （获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
 调 查……………（248）
- 〔土耳其〕 阿·涅辛 （获1956年、1957年意大利金
 棕榈奖等）
 手 续……………（272）
- 〔澳大利亚〕 帕·怀特 （获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
 五点二十分……………（285）

〔肯尼亚〕 詹·恩古吉	（获1965年黑人艺术节特别奖）
十字架下的婚礼·····	(319)

〔日本〕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日本著名现代作家，1899年6月11日生于大阪，幼年失去父母，在小学到中学间，抚养自己的祖母、祖父又先后去世，长期寄居舅父家。少年时代的川端康成备尝亲离死别的痛苦，形成内向，忧郁的性格。1921年，东京帝大国文专业毕业后，即开始从事创作。1924年，同横光利一等人创办《文艺时代》，参与发起新感觉运动，1926年起，相继写出《伊豆的舞女》（1926）、《雷国》（1935）、《花的圆舞曲》（1936）、《千鹤》（1949）等重要作品。此后，作家长期担任日本笔会会长，并于1958年任国际笔会副会长。在创作上，川端康成后期开始向“唯美主义”转变，代表作有《古都》、《山之声》、《睡美人》等。1968年，川端荣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睡美人》是川端康成“唯美主义”的重要代表作，为国内首次译出。这部作品虽然以垂暮老人玩弄服药昏睡的少女的情节表现了川端康成后期创作为了追求“美”而不顾及道德，不区分善恶的倾向，但在揭示老人变态心理方面却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深度。作品在艺术上也颇富一种炉火纯青的练达，那些纤细的心理刻画，缠绵的意境描绘，自由飞动的联想和简约含蓄的语言，都把川端康成敏锐的艺术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得淋漓尽致。

睡美人

张哲俊 译

一

“您可别干卑劣的恶作剧，比方说，把手指插进睡着的姑娘嘴里，那可不成呀。”旅店的女人叮嘱江口说。

二楼好像只有两个房间，一间是江口正同女人坐着谈话的屋子，有八个榻榻米大；另一间是与这间紧邻的屋子，可能是卧室。楼下狭小，不像有客厅。这里没有挂出旅店的招牌，算不上是旅店，况且这幢房里藏有那种秘密，不可能挂出旅店招牌。屋里沉寂无声。女人把江口迎进上锁的门后，现在仍旧说个不停。江口仅见到了这个女人。她是这家旅店的店主呢，还是被雇佣的女人呢，江口初到旅店，难于弄清。无论如何客人最好不要多嘴多舌地问。

女人约有四十五岁，身材矮小，嗓音年轻，似乎故意慢条斯理地说着话，薄嘴唇翕动着，好像没有张开一样；她不大看对方的面孔，漆黑的眼瞳闪着令人放松戒心的色彩，女人也没有戒备心理，具有一种自然的稳重。一只铁壶放在泡桐木火盆上，水正在沸滚。女人用铁壶的开水沏了茶，茶的味道和浓淡，

在这种地方和场合来说，确实出色得出人意料，这也使江口老人精神松弛下来。壁龛上挂着一张画，画上鲜艳的红叶掩映着山中村落，这一定是川合玉堂的复制品。这间八个榻榻米大的房子平淡无奇。

“您不要叫醒姑娘，怎么想把她叫醒，她也决不会醒过来的……姑娘睡得很实，什么都不知道呀。”女人反复说。

“姑娘老是睡着，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和醒来，和谁睡觉也……您不必顾虑这些。”

江口老人没有说出心中萌发的种种疑惑。

“她是个漂亮姑娘啊。我这里只留住能叫人放心的客人……”

江口侧过脸去，目光落在手表上。

“几点了？”

“十点四十五分啊。”

“已经是这个时候啦。上了岁数的人都是早早休息，早晨早早起床。随时都请……。”女人站起来打开了进邻间的门锁。她用左手开锁，大概是左撇子。江口被开锁的女人吸引住了，屏住了呼吸，虽然都很平常。女人的脖子向前探着，窥视着屋内，女人一定习惯于这样偷看邻室。女人的背影也很平常，在江口看来却颇为古怪。腰带大鼓图案上有一只怪里怪气的大鸟，不知是什么鸟，为何给这般装饰化的鸟画上写实的眼睛和双脚呢。当然不是叫人厌恶的鸟，只是样子不甚好看。假如在女人这时的背影搜寻可怕的东西，便是这只鸟。带子底色是近于白色的浅黄色。紧邻的屋内似乎有些昏暗。

女人把门原样关好，没有锁上，钥匙放在了江口面前的桌子上。她的神情不像查看过旁边的屋里，与她说话的样子相同。

“这是钥匙，好好歇息吧，要是睡不着，枕头边上有安眠药。”

“没有什么西方酒吗？”

“是呀，这儿不准备酒啊。”

“睡觉时少喝一点也可以吗？”

“不行。”

“姑娘在旁边的房子里吗？”

“已经睡熟了，在等着您。”

“是吗？”江口有点惊讶。那姑娘什么时候走进邻间屋里的呢，什么时候睡着的呢。女人把门打开一条小缝窥视，就是看看姑娘是不是睡着的吧。一位熟悉这家旅店的老年朋友对江口说过，姑娘入睡后等着客人，不会醒过来。江口来到这儿，却不能相信这句话了。

“在这儿换衣服吗？”假设江口在这儿换衣服，女人好像有心帮忙。江口缄默不语。

“海浪声在响呢，风也……”

“是海浪声吗？”

“休息吧。”女人说着走出了屋子。

屋里剩下了江口一个人，他环视毫无隐秘的八个榻榻米的房间之后，目光盯住了进邻间屋子的门。那扇门是约三尺宽的杉木门，不是盖房子时安的，像是后来安上去的。江口发现了门是后安的，再一细看，隔墙原来也是拉门，为了改建为“睡美人”密室，后砌成了墙壁，后砌的墙壁颜色与别处的墙壁颜色虽然协调，但显得新亮。

江口拿起了女人放下来的钥匙，这是一把极为简易的钥匙。拿起钥匙就该准备去邻间的屋里，江口却没有站立起来。

女人说过，波涛汹涌，听来波涛好像拍击着高高的悬崖，而这幢小房子仿佛就盖在悬崖尽头。风声已近冬日，此种感觉是由于这幢房子呢，还是由于老人的心呢。仅用火盆取暖还不冷。大地还暖，树叶尚未风中飘零。江口很晚来到这幢房子，不晓得周围地形，但他嗅到了大海的气息。走进大门，和房子比较，院子宽敞，还有好多高大的松树和枫树，在夜空的暮色里，黑树的叶子显得极为茂密。这幢房子的前面是一个别墅。

江口用拿着钥匙的手点了香烟，吸了一二口，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掐灭，接着又慢慢吸起了第二支烟。江口嘲笑着自己心中的轻微不安，不过叫人厌恶的空虚占了上风。平时江口喝点西方酒就入睡了，睡得不熟，常做恶梦。有一位女歌手年纪轻轻就患癌症死了，她在不眠之夜作歌曰：“暗夜漆漆何伴人，蟾蜍黑犬淹死鬼。”江口记住了这句和歌，再也忘不掉了。现在想起这句和歌，江口觉得在邻室睡觉的姑娘，不，昏睡的姑娘酷似“淹死鬼”，便犹豫着是否站起来到邻室去。江口没问女人用什么弄睡了姑娘，反正姑娘沉入了无知无觉的不正常昏睡之中，比如皮肤可能带着铅色，就像打了麻药一样，眼圈发黑，肋骨突出，枯瘦如柴。也可能是冰凉而又绵软的姑娘，露出肮脏难看的紫色牙床，轻轻打着鼾。在67年的生涯中，江口老人自然同女人曾有过丑陋的夜晚，而且难以忘记的事情反倒是丑陋的，这不是说女人容貌奇丑，是来自于女人扭曲的不幸人生，江口到了这把年纪，无意再添加一次同女人的丑陋会面，江口一旦到了这里，就产生了这种念头。在彻夜不醒的身边，老人愿睡一夜，还有比这更为丑恶的吗？江口是为找寻老年人的丑恶极至，来到这幢房子的吗？

女人说过这里只留宿“叫人放心的客人”，来这家的客人似乎都是让人放心的客人。告诉江口这家的也是叫人放心的老人，是已经不成其为男人的老人，那老人以为江口也同他一样衰竭。这家的女人已习惯于只接待这种老人，没有向江口投以怜悯的目光，也没有射出试探他的目光。江口一直放荡不羁，还不是女人说的“叫人放心的客人”，那种事情他还能干的，得看当时自己的情绪，地点以及对方。万恶的衰老已经迫近了他，他觉得这家老年客店的凄惨境遇与他相距不远了，到这家来看看，也只能是枯老的标志。因此江口决不想打破老年客人在这儿的丑恶，可怜的禁规。倘若不愿打破禁规，还是能够遵守禁规渡过此夜。这幢房子可谓之为秘密俱乐部，老人会员不像很多。江口不是为揭露俱乐部的罪恶而来，也不是为寻找俱乐部的惯例而来，好奇心已经淡漠，江口已经无情地衰微了。

“有的客人说，睡觉时做个好梦，也有的客人说，想起了年轻时的事。”

江口想起了女人刚才说过的话，脸上连苦笑都笑不出。他用一只手撑着桌子站了起来，打开了通往邻屋的门。

“啊。”

江口叫了起来，这是因为深红天鹅绒帷幔，黯淡的光把帷幔的颜色染得更深，帷幔上面似有薄薄的光层，犹如双脚踏入了幻境一般。帷幔垂围房间四周，江口走进来的杉木门也已被帷幔遮住，但那儿的帷幔边儿拉开了。江口锁上了门，拽着门边的帷幔，俯视着沉睡的姑娘。她没有装睡，听听睡觉时的呼吸声音，就知道睡得酣实。姑娘长得如花似玉，老人实在没有想到，他屏住了呼吸。出乎想象的不仅是姑娘的美貌，还有姑娘的妙龄。她朝着江口左侧向下躺着，看不见身体，只露出了

脸庞，年龄不到20岁。江口老人的胸中，仿佛另有一个心脏在扑扇着翅膀。

姑娘的右手腕从被子里钻了出来，左手在被子里好像是斜伸的。她的右手顺着脸庞放在枕头上，一半拇指压在脸颊下面，睡着时手指柔软，稍稍往里打着弯儿，但弯得不大，还能看见手指根部可爱的凹处。温暖的血红色从手背向着指尖逐渐变深。手的皮肤平滑而又白洁。

“你在睡着觉吗？你不起来吗？”江口老人像是为了摸一摸姑娘的那只手，在叫唤着姑娘。他的手掌心里攥着姑娘的手，轻轻摇了一摇，明白了姑娘不会醒过来。姑娘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江口握着姑娘的那只手，定睛望着姑娘的脸，勾描的眉毛一丝没乱，闭合的睫毛整整齐齐，头发的香气扑鼻而来。

过了片刻，海浪狂声大作，涌入耳中，这是因为江口刚才全神贯注于姑娘的身体。江口毅然换了衣服。他发现屋内的灯光自上而来，便仰头看看天棚，天棚上开着两个天窗，从天窗的日本纸上灯光幅散开来。江口颇有闲情逸致地想着，这种灯光是否与天鹅绒的深红色和谐，而且天鹅绒的深红色是不是映在姑娘的肌肤上，显现出幻境的美，可是，天鹅绒的颜色并没有染在姑娘的脸上。平日里江口是没有这种雅兴的。江口的眼睛适应屋内的灯光之后，屋内显得太亮了，江口习惯于熄灯而眠，不过天棚上的灯似乎不能拉灭。羽绒被质量不俏，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姑娘不会醒来，江口却仍是怕她醒来，就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屋里。姑娘似乎没穿任何衣物，当老人走进屋时，姑娘没有缩做一团。即使睡得沉实，年轻姑娘也该有敏锐的反应。江口觉得姑娘现在沉入于非正常的睡眠，便坐直了身子，好像避免

碰到姑娘的皮肤一样。姑娘的膝盖稍稍向前弯着，所以江口感到脚很拘束。江口不看也知道，躺在左下方的姑娘没有把右膝向前放在左膝上面，这不是一幅防备的姿势，她的右膝向后打开，伸直了右腿。姑娘向左躺着，肩膀角度和腰部角度，与身体倾斜方向相反。她的身体不像很高。

江口老人刚才握着摇晃过的姑娘的手毫无知觉，还是以老人放下时的样子摆在那里。老人拉过来自己的枕头，姑娘的手就又从那枕头边滑落了下来。江口把一条胳膊肘撑在枕头上，凝视着姑娘的手，低声喁语：“简直就像活的一样。”姑娘活着，固然无疑，老人是带着确实令人溺爱之意说了这句话，可是话一出口，给他留下了毛骨悚然的感觉。姑娘睡得天地不晓，南北不知，即使生命的时光没有驻足，也是浑然无觉，坠入无底的深渊去了吧。木偶是没有生命的，她不是在变成有生命的木偶；她为了让老人产生不成其为男人的羞惭心理，在充当着有生命的玩具，不，不是玩具，对于不成其为男人的老人们说来，可能是生命本身，也可能是一个能放心大胆地触摸的生命。在江口老人那双老眼里，近在眼前的姑娘的手温暖而又迷人；他用手去摩挲，润滑软嫩，连细微的皮肤纹理都感觉不到。

姑娘的耳垂映入老人眼中，耳垂颜色与向着指尖逐渐变深的温热血色相同。耳朵微露于头发之中，耳垂的红色刺入老人的心中一般，给他以姑娘的娇嫩的生命气息。江口受好奇心驱使，犹犹豫豫地初次来到这幢秘密房子，他觉得比他衰老的老人们是怀着更为强烈的欢喜和悲哀来到这幢房子的。姑娘的头发留得很长，没有作发型，她也许是为了给老人们抚弄留了长发。江口把头枕在枕头上，拢了拢姑娘的头发，姑娘的耳朵显

露出来了。耳朵后面的头发里边肤色白晰，颈项与肩头色泽鲜嫩。姑娘还没有长出女人的圆圆鼓胀部分。老人扫视了一周屋内，自己脱下来的衣服放入了无盖衣箱里，但不见姑娘脱下来的衣物。或许是刚才那个女人拿走了，或许是姑娘一丝不挂地走进了这间屋子。想到这里，江口惊愕了。姑娘已完完全全地被她观赏，到了现在他没有必要吃惊。姑娘也知道她是为了被人观赏而沉睡。江口把被子盖在姑娘的肩头上，闭上了双眼。在姑娘的气息飘绕于屋内的时候，他忽然嗅到了婴儿的气味。是吃奶婴儿的奶香味，比姑娘的气味更浓。

“这是决不可能……。”这个姑娘不会生下孩子，乳房膨胀，从乳头不会挤出奶汁。江口重新审视着姑娘的额头和面颊，还有从下颚开始富有姑娘气的颈部线条，仅仅这些就很清楚她是个姑娘，可是江口又掀开一点遮盖姑娘肩头的被子窃视着，很明显乳头没有被咬含过的遗迹，轻轻用手指去碰碰也不会压出奶汁来，而且假如这个姑娘不满20岁，用奶香味来形容她的身体即便妥当，身上也早已不会有婴儿般的奶味。事实上她身上只有女人气味。可是，此时此刻江口老人确确实实闻到一股婴儿的奶味。可能是瞬间的幻觉吧，为何会产生这样幻觉呢，江口扪心自问，然而不解其故，是从自己心中的细缝中飘出了婴儿的奶味吧。在这种思绪之中，江口浸没于深藏着悲哀的孤寂里了。与其说悲哀或孤寂，不如说是老人的寒冰冻结般的无情。接着这种情绪又变成了对具有年轻热力的姑娘怜惜和喜爱的情感。一种严酷的罪恶意识猛然劈入他的心中，他感到姑娘的身上音乐正在鸣响，那音乐充满了爱。江口意欲逃开，可是四面墙壁，帷幔包拢，全无出口。电灯从天棚把光亮洒在帷幔上，深红的帷幔虽然柔软，但是纹丝不动，把睡觉的姑娘和老人关

闭在其中。

“你不起来吧？不起来吗？”江口抓住姑娘的肩头摇晃着，又抬起她的头来，“不起来吗？不起来吗？”

一股对姑娘的情感撞击到江口的心头，使他做出了这般举动。姑娘正在酣睡，不言不语，连老人的面容和声音都不知道；也就是对这些事情、这样行动的人江口，她一无所知。对此老人一时间忍无可忍，无可设想。自己的存在与姑娘毫不相关。姑娘不会睁开双眼，那颗在老人手中睡觉的头颅很重。姑娘微微皱眉，在表明她真的在活着。江口的手小心地放了下来。

木贺老人把这儿介绍给了江口，他说同姑娘睡觉就“和秘密的佛像睡觉一样”。倘若这样能摇醒姑娘，木贺老人所说的这里秘密早已不存在了。对“叫人放心的客人”老人们来说，决不醒来的女人才是令人放心的诱惑和冒险，一定带来快乐。木贺老人对江口说过，唯有呆在沉睡的女人身边时，自己才有生气。木贺来到江口家时，从客厅望着秋日的院里，在枯干的苔藓上落着红色东西，说：

“那是什么？”

他赶紧拾了起来，那是绿树的果实，总是零零落落地掉在地上。木贺老人只拣了一个来，在手指间玩弄着，讲出了这幢秘密的房子的事。木贺说他无以忍受衰老的绝望，就去了那幢房子。

女人沉入睡眠，既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听什么；于是又好像对作为男人已不是女人对手的老人，讲述着一切，倾听着一切。江口老人是初次接触这样的女人，姑娘一定同这样的老人接触多少次了。交出一切，一切不知，假死一般昏睡中，面带天真烂漫的神情躺着，平静地呼吸着。有的老人也许把姑娘抚